

歷史空間

猶聞太行馬鳴

劉克定

戰國春申君的門客汗明，給春申君說了一個關於伯樂的故事。

汗明說，有一次，伯樂遇到一匹老馬拖着鹽車上太行山，這匹老馬年紀很大了，膝關節直不起來了，尾部皮膚磨爛，血和汗水一路流瀉，爬到半山腰，再也上不去。伯樂見了，「攀而哭之」，立即將自己的風衣脱下，給老馬蓋上，並卸下牠的轆轤，讓牠好好休息。這匹老馬對着伯樂「俛而噴，仰而鳴，聲達於天，若出金石聲者，何也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。」（《戰國策·楚策四》），真是很感人的場景！

無疑，汗明是藉此告訴春申君，要關心賓客的疾苦，提高待遇，推薦職位。盛行養士之風的年代，門客聚在一起，找話頭閒聊，多是談論奇聞軼事、隱士奇才，無非討主公歡心。楚國春申君的大宅院，供養門客數千，根據本事大小（那時還沒有職稱、職務），分三六九等，待遇上互相攀比就很激烈。汗明引用這個故事，大概也算是給自己維權吧。希望春申君體恤人才（當然是指自己），推薦個職位，脫離賤役，以便嶄露頭角，太行山的老馬，倘不是幸遇伯樂，牠沒準就死在了半山腰了。

人才資源，不同的社會，有不同的價值觀。俗云七十二行，行行出狀元，可是成為「狀元」並不容易，有真本事更難。「三年出個狀元，十年出不了個唱戲的」，功夫苦中求，「冬練三九，夏練三伏」，很多人不願意吃那碗苦飯。現今有人弄個高職稱、高學歷，請人代考，易如反掌，那是投機取巧。

韓愈說「千里馬常有」，不是說俯拾即是，也不是說你是你就是。千里馬有牠的特點，和人才一樣，總是有些不同凡響的地方，甚至這些特點可能正是他的短處。「狀元」裡頭，可能有好馬、名馬，但不一定都能「夜行千里」，「快如流星」，不能光看來頭。

韓愈又說「伯樂不常有」，是說真正懂行的車把式不多。伯樂沒有職稱，更沒有職務，充其量也就是個趕車的人，或曰「相馬能手」，他的意見，只能代表他自己。不過假如成立一個「相馬評定委員會」，推選他為主席，那情況就不同了，他的話就不光代表他自己了，經他相過的馬，不是千里駒也是「榮譽千里駒」，立馬有人頒發證書，吹吹打打。據了解，後來的「伯樂」基本都走上了仕途，已不是當年純粹的趕車人。

人們天天說要發現人才，使用人才，希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，是不是人才已經用盡，已經野無遺賢？抑或對識才用才毫無所知，隔山買

牛？人事者，人才之事也，是研究、發現、使用、愛護人才，為人才脫穎而出搭建平台，而不是搞市場交易。

學習車把式，先當行家，策之以其道，食之盡其材，鳴之通其意，才算懂行。最近有篇報道說：「中國製造能識高鐵飛馳、蛟龍入海、玉兔登月，中國技工能夠在世界技能大賽中披金摘銀，卻為何難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圓珠筆、一個國人在海外瘋搶的馬桶蓋？」就連人社部副部長湯濤也感嘆人才機制發展的不平衡，他說：「在一些傳統行業，我們的高級技師、首席技師、特級技師還是少了一些。」

注重重點領域是對的，但更多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系統性領域卻被忽視。據說原來一個八級工，是工廠的搶手貨，工資高過廠長，那時衡量一個廠的實力，就看有多少八級技工。後來一下崗，廠子不能自保，這些人才就奔江湖，各自為謀了。有的去打鐵，有的去修車，跑運輸……一身好功夫，嘆無用武之地，眼看白雪盈頂，歲月不留。

為何造得出高鐵、大飛機、衛星，卻造不好馬桶蓋？如何提高「藍領工人」的社會聲望？中國社科院專家高文書說應該從暢通職業發展通道、提高收入水平、改善工作環境三個方面入手。我藉汗明一句話補充：還得珍惜人才。

春秋戰國是封建氏族社會，養士的目的是壟斷人才資源，手下沒有人才，等於商人沒有資本，這是封建統治者的人才價值觀，並非真正尊重人才。但千年前的納士，有個特點，似可「貼現」，為今天所參考，那就是：不隨人俯仰。

春秋有個叫楊因的人，要求見趙簡子，說：「我在家鄉三次被趕出來，後來跟君主辦事，又五次被辭退，聽說您喜歡人才，故來拜見。」趙簡子正在吃飯，聽這麼一說，不吃了，誠懇地準備出見。左右謀士進諫說：「居鄉三次被趕出來，是不容眾；事君五去，是不忠上，這位先生已經有八次不良記錄了。」趙簡子說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往往有這樣的情況：女人長得很美，必遭醜婦嫉妒；有大德的人才，亂世必然孤立；有正直之心的人，邪惡勢力必然憎恨。」說完，出來相見，並聘任他為相，國家因此大治（《說苑》）。

趙簡子有獨立見解：在魯國被冷落的人，不一定對齊國沒有用。楊因也很誠實，不等有人寫小報告，或者發公函，自己和盤托出「不良記錄」，得到趙簡子重用。但我想，即使有「小報告」、「公函」送達，趙簡子也不會聽信，這是無疑的。

■韓愈說「千里馬常有，伯樂不常有」。
網絡圖片



書 若 蜂 螞

葉輝

曾富別墅滅門慘案

不少香港地方史都提及曾富別墅，比如鄭寶鴻所著《幾許風雨》就有一張珍貴照片，並有說明：「1927年九龍城蒲崗村的曾富花園，內有曾富別墅、曾豐堂，以及藏有真武帝銅像的五龍院。左方的地段現為蘇祿街所在。」就照片所見，背景為獅子山，前方乃農田、耕牛及戴上竹帽的農夫，乃典型的農村景象。

話說曾富別墅乃西式花園洋房，初建於1919年，後拆卸重建，別墅主人曾富原名曾兆榮，開辦外國進口煤炭公司「三榮興」（又叫「曾富洋煤公司」），別墅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拆卸重建，曾富家塾則於1919年已落成，港督司徒拔（Reginald Edward Stubbs）曾於同年十一月帶同副官親臨拜訪，司徒拔曾詢問曾富，家塾除了教中文，有沒有教英文？曾富答稱只教中文，司徒拔表示應兼教英文。

曾富別墅曾於1928年開放給民眾參觀，可惜其後因興建啟德機場而遭收地，別墅亦被夷平了；在此之前，別墅有日本人慘遭滅門之禍，1931年9月26日，香港爆發反日暴亂，居於別墅的山下澄次郎及六位成員，遭暴徒活活打死。

香港所爆發的反日暴亂源於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決定，其時將1931年9月23日訂為「國恥日」，全國下半旗致哀，此一消息傳到香港後，有港人於私人地方默哀一分鐘，亦有港人將殖民地旗幟行下半旗，港英政府認為此舉並無違法；豈料到了黃昏時分，日本人聚居的灣仔大佛口及附近之莊士敦道，出現反日遊行，入夜後更釀成騷亂，有多間日本人店舖被毀，示威者隨即被警察驅散。

當天香港的主要華資銀行、會所、社團、戲院、公司及學校等等，紛紛響應下半旗致哀，有報章刊登文章，譴責日本侵華暴行，亦有人在華人報章刊登廣告，呼籲在港華人在當天停止一切娛樂活動；及至9月24日中午，堅尼地道的日本人學校遇襲，據報章所載，有一批街童縱火焚毀日本國旗和軍旗；警察當晚取消休假，加緊巡邏灣仔及西角（西環舊稱），拘捕在街上手持磚頭的華人。

騷亂一直延續至9月26日，當天足球聯賽開季賽事，以及其他體育活動，都被迫延期，其時適逢美國大蕭條，港英政府於1931年仍實行緊縮開支政策，致使警力不足，當日乃周末，九龍地區日本人遇襲事件漸趨嚴重，居於蒲崗村曾富別墅的園丁山下澄次郎一家六口被殺——警察原本搜尋居港日人住處，後獲悉有一批日人在此居住，但為時太晚，曾富別墅外已被約千名華人包圍。

當增援的警察趕到，受到激烈反抗，警察於是開槍，稍後加派一排蘇格蘭士兵與暴徒肉搏，強行闖入別墅時，發現戶主山下澄次郎夫婦已遭斬死，戶主母親、三名子女及一名女看護俱重創，送往九龍醫院急救，僅一名三歲小孩獲救——如今翻閱八十多年前的滅門慘案報道，倒覺得民粹主義真是太恐怖了。

亦有可聞

楊升南

楊肸是弘農楊氏始祖

楊肸本來叫羊舌肸，字叔向，是春秋時期一位十分著名的人物。

他道德高尚，忠勇愛國，正直無私，孔子稱讚他是正直的人。他很有學問，是晉國國君晉平公的老師，官為太傅，爵位是上大夫，因其功勞晉平公將楊縣賞賜給他作為封地。經過考證，我們認為他是弘農楊氏的始祖，其根據有三：一，楊肸是第一個以「楊」字為氏名的人。楊肸原名羊舌肸，其父為羊舌職。羊舌是他的氏名不是姓，羊舌職的姓是姬姓，羊舌肸先前是以他父親的氏名羊舌為氏名的。後來，晉平公因其有功將楊縣賞賜給他作為封地，羊舌肸就以「楊」為他的氏名號了。這個變化見於《左傳》，昭公五年，晉平公把女兒嫁給楚國國王楚靈王，派遣韓起、叔向送公主到楚國完婚。楚靈王想藉機侮辱晉國，打算「以韓起為閹，以羊舌肸為司宮」。楚國的大臣遠啟疆反對，說「晉若喪韓起、楊肸」將引起兩國大戰。遠啟疆說的楊肸就是羊舌肸，即是楊肸。

《左傳》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晚期與孔子同時的人，在這段文字記載裡，羊舌肸即是楊肸，說明叔向「以邑為氏」，即以楊縣的「楊」為氏，而自稱為楊肸了。《左傳》作者左丘明的這段記載應是可信的。叔向以封地邑名作自己的族氏名，故其族氏名也由「羊舌氏」改作「楊氏」，他原本稱「羊舌肸」也改稱「楊肸」了。叔向的子孫也就不再以「羊舌」為氏名而以「楊」為自己一支人的氏名了。楊肸的子孫一直保持「楊」這個氏名，到了秦漢氏氏混同的時代，作為氏名號的「楊」也就變成了姓。所以以華陰為基點發展起來的弘農楊，是以叔向首先以「楊」為氏名的，故弘農楊氏的受姓始祖應是叔向無疑。二，楊肸這個人古文獻有明確的記載。楊肸的名字首見於我國最早的史書《左傳》已如上述，北宋著名文學大家歐陽修所編著的《新唐書》中也有關於楊肸的記載。

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這樣記載：「叔向，晉太傅，食采楊氏，其地平陽楊氏縣也。叔向生伯石，字石我，以邑為氏號楊石，黨於祁盈。盈得罪於晉，並滅羊舌氏，叔向子孫逃於華山仙谷，遂居華陰。」宋人編《通志》中《氏族略》也採用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的說法，認定羊舌肸變為楊肸這段歷史，這些古文獻的記載是確鑿可靠的。三，宋以來的楊氏族譜中多有以楊肸為始祖的記載。宋時修的族譜，有不少是以羊舌肸（叔向）為楊姓始祖的。著名學問大家楊大雅、楊綸、呂夏卿，他們都持這個意見，如楊綸所作《楊氏血脈圖序》裡寫道：「惟繪家所傳之譜，出於華陰之楊，本晉文（文為衍字）公族。羊舌職為晉大夫，生四子，第二子名肸，字叔向，食邑於平陽楊氏縣。叔向之子食我，始以邑為氏（按：應是叔向首先以邑為氏，非食我）」。

清人熊峻運《增補族譜箋釋》說：「周宣王子尚父封於楊，晉滅之。晉武公子伯僑食采羊舌，後為羊舌氏，至叔向更封於楊，子孫為楊氏。」在楊肸以前，中國歷史上至少有三個不同姓的楊國存在。伯僑不是弘農楊的受氏始祖。伯僑與楊肸雖有血緣關係，但是我們追索的是姓氏而不是血緣，若追索血緣，父親的父親還有父親，那是無窮無盡的。尚父的楊國在春秋前期被晉國滅亡了，沒有文獻記載說有他子孫傳下來。姬姓楊國在西周晚期曾同晉國通婚，希望依靠大國自保，它被周宣王所滅，宣王將這個地方封兒子尚父。有的族譜上說「楊姓的始祖是楊村」。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是廣東梅州楊氏族譜，而實際上在歷史資料中找不到有關楊村這個人物的任何記載，楊村是個編造出來的人物。楊肸其品德和學識都有大量的文獻記載，我們認為弘農楊氏始祖應為楊肸。

豆 棚 閒 話

馮磊

兄弟

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羅曼·羅蘭給列夫·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。他寫道：「我相信，世俗生活，實際生活，並不是真正的生活，因為它以死亡而告終。」

那一天，羅曼·羅蘭讀了托爾斯泰的《那麼我們該怎麼辦》。在新書裡，後者對貝多芬、莎士比亞以及現代藝術大加抨擊，表現得不屑一顧。年輕的大學生無法理解托翁的這種立場，衝動之下，提筆向精神導師求助。

可以明確的一點是，當年的那個小伙子內心是忐忑的，他一再擔心自己的質疑會引發大師的反感。在信的末尾，他一再懇求道：「先生，請原諒我這封冗長的信。我知道您心地和善，我相信您不會生氣的。」讓這個毛頭小伙子欣喜若狂的是，那封從巴黎勒姆街45號發出的信不久就有了回音。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，托翁寫了一封長達三十八頁的信給他。在信的開頭，偉大的托爾斯泰是如此稱呼這位年輕人的：「親愛的兄弟……」

托翁的信詳細地闡明了自己關於現代藝術的立場。他說：「真正的科學和藝術成果來源於犧牲，而不來自某些優越的物質條件」，「認識如此簡單的生活真理，不需要什麼實證的學問……而只需要一個否定的態度，不迷信。」

關於現代藝術的問題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。今天，同托爾斯泰一樣，莎士比亞與貝多芬早已成為全人類的驕傲。但是，對藝術乃至世界萬物的理解，從來就不是一致的（假如人類社會真的那樣，才是一種悲劇）。我們應該正視這種不同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托爾斯泰對現代藝術的理解是建立在自己獨立思考的基礎之上的。儘管他的觀點與很多人有着迥然的不同，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卻值得我們尊重。是什麼原因讓一位蜚聲世界的作家俯下身來，與一個尚未出道的青年學生平等交談？

時隔一百多年，重讀他們之間的書信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恰恰是對於人生的嚴肅思索，以及對社會高度的責任感讓他們走到了一起。

智者，總是一些「愛管閒事」的人。托爾斯泰和羅曼·羅蘭就是這樣的人。在他們之間，有一條堅固的橋樑，那就是精神上的互通和相互理解。

「不迷信」三個字，是托翁經歷數十年深思熟慮之所得。這一年，他五十九歲，思想上進入全面成熟的階段。至於與他傾心而談的羅蘭，這一年只有二十一歲。

一百三十多年後，隔著那張薄薄的紙，我彷彿聽到了托爾斯泰那振聾發聵的聲音。他說：「不要迷信。」

這句話，在瞬間照亮了我的房間。

文藝天地

詩 情 畫 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十八）

唐代詩僧皎然（之二）

未到無為岸，
空憐不繫舟。
東山白雲意，
歲晚尚悠悠。

唐代詩僧皎然詩（之二）
素仲配畫
甲午夏日



皎然在唐代以詩僧享譽，當時名士顏真卿、韋應物時常相與酬唱。傳說初期禪宗祖師的碑文多出其手，詩中皎然把修行應以無為岸視之，也就是表示修行一日未能達到彼岸的目標，應要繼續努力。並喻意修行不能以不繫舟進行，因不繫舟隨水流而顛波，也就是修行為目標，應以明確而堅定的心去做，不能動搖。

啟悟隨筆

在俗世中修行也一樣，當我們確立了一個目標，便向目標一步一步地走，也是不能動搖。「學海無涯，唯勤是岸」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。雖是老生常談，但卻也是人生的重要修行。

浮 城 誌

星池

笑口

暖煦的下午，清風徐徐吹進屋內，讓窗簾微微晃動。小女孩抱持一個粉紅色的背包，從睡房悄悄出來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沙發上，蹲下來凝望它，神情略帶哀傷。此時，母親離開廚房走入客廳，瞧見小女兒一臉愁容，不禁上前了解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母親柔聲細問。
「我的背包破了。」女兒惋惜地回答。
「真是可惜。」母親察看背包的拉鏈位置，邊緣地方稍稍裂開了。因為深知女兒極端鍾愛這個背包，縱然它已頗陳舊，仍是對它愛不釋手，於是，母親嘗試安慰她，徐徐說道：「這並不是妳的錯，已用了它這麼多年，自然會殘破。」

「當年，第一眼看到它，便想買下它。我非常喜歡揹它出外，四處去。」小女兒忽然頓了半分鐘，然後天真地問：「它會痛嗎？傷口也不小。」

「怎會痛呢？」母親被她弄至哭笑不得，可是，面對小孩子真心的提問，母親只好扮作感同身受。忽然，靈機一動，懇切地說：「其實，這個並非傷口。」

「真的嗎？但這兒破開了一個洞啊！」女兒滿腹疑團。

「農曆新年的時候，妳有吃過笑口棗嗎？圓球形狀，外面滿是芝麻，非常可口的那種小吃。」瞥見女兒領首，於是母親續說：「它的表面有裂痕，看似是笑口，因此……」

「它被命名為笑口棗？」女兒搶先說。
「對。所以，妳這個背包上的破洞，其實是一個嘴巴，它並非喊痛，而是在微笑。這段日子，妳如此愛惜這個背包，常和它在一起，走經各地，細看風景，它一定感到很开心和幸福。」

「它在對我微笑嗎？」女兒似懂非懂。

「我敢肯定。知道嗎？多少人戀新忘舊，兼且喜歡炫耀，盲目追趕潮流，絕不懂珍惜擁有的東西，買下背包不久，便會產生購買新背包的慾望，永無止境。」

女兒聽了母親的話，說道：「我有一位同學，舊的書包還未破爛，可是已換了新書包，僅僅貪求上面的動畫人物圖案。」女兒想了一想，然後說：「回家途中，我也常常在走廊見到不少簇新的物件被人丟掉，它們多麼可憐啊！」

母親淺笑道：「而妳，真心愛護自己的背包，如此念舊，它一定很高興能夠為妳服務。此刻，它已盡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務，當然會笑逐顏開！」

「它在笑口常開？」小女兒純真地問：「那麼，它有嘴巴，我可以和它對話嗎？」母親不禁抿嘴微笑。這時候，小女孩聽到鑰匙開啟門鎖的聲音，然後瞥見爺爺回來了。她的雙眼忽然宛如銀河般閃爍，雀躍地對母親說：「早前，爺爺掛在浴室的那條毛巾破爛了，爺爺非常愛惜它，沒有隨意浪費丟掉，說它還有不少用途。那麼，毛巾也會笑口常開嗎？」

「嗯！一定會！」母親開懷大笑。

爺爺脫了鞋子，放下手上的報紙，緩緩來到二人身旁，問問她們在談些什麼，如此愉悅。待知道事情的始末後，爺爺滿佈皺紋的臉龐泛起笑容，對小孫女說：「昨天，妳的母親不是磨破了一件衣服嗎？它亦在笑口常開。」

「雖然裂口很小，應該也算是笑口常開。」小女孩思索數秒，認真地回答，逗得爺爺及母親樂不可支。陽光正輕輕透入客廳，灑在破爛的背包身上，它恍若默默地注視這家人，三代同堂，笑口常開。